

## 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小说《暴风骤雨》——

## 扎根火热生活 书写伟大变革

周小仪 舒莉莉



彻底决裂。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暴风骤雨》巧妙使用方言土语，文风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为这部严肃题材作品增添不少活泼泼的生命活力。如《分马》的故事讲述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过程，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活逼真。老孙头性格可爱，有点自私，表面上说“还没定弦”，心里其实早已打定了主意，想挑走栗色小儿子马，如愿以偿后，骑着马得意洋洋却摔到屁股，引得大家发笑。农会干部郭全海作为分马工作的带头人，领导力强，公平公正。他在分马前干练的陈述，既交代清楚了事情原委，又烘托出村民们急切的心情。分马后，300多户人家欢天喜地，只有老王太太有些失落。郭全海及时招呼积极分子说：“先进的要带动落后的，咱们算先迈一步，老王太太落后一点点，咱们得带着她走。”当老王太太挑走本属于田家的沙栗儿马后，郭全海牵着自己的青骡马来到家：“开春下了崽，马驹子归你。”

小说中，蕴含着进步思想的现代词语，不着痕迹地融入人物对话，与当地方言结合得浑然一体，丝毫不让人觉得突兀。“土地还家”就是一个例子。书中，农民干部白玉山与妻子聊天，白大嫂子听不懂“剥削”一词，在她看来，“土地是地主家的财产”。在旧观念的束缚下，农民如何摆脱一直以来的穷苦生活？白玉山参加过工作队主办的党训班，用起了刚学到的新观念。他说：“土地也是穷人开荒斩草，开辟出来的”“房子、粮食、衣裳都是劳力造出来的”“咱们分地，是土地还家，就是这道理”。经过这样一番解释，白大嫂子终于认清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本质。

小说语言质朴接地气，对背景、事件、人物的描摹缜密细致，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活可感。在读者眼中，白大嫂子真实可信，就是世代代代扎根土地、辛勤劳作的农民的缩影。而白玉山作为率先接受进步思想的农民代表，也没有高高在上地“教育”白大嫂子。他这番通俗的解释令人赞叹，艰涩的道理也可以用如此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出来！劳动者树立新观念、获得思想武器的具体过程由此可见一斑。周立波充满激情地写道：土地改革就是要“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

通俗明快的语言风格让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当年东北的土改工作队中，《暴风骤雨》近乎人手一册，成为土改工作的必读书，对土改工作的推进起到春风化雨

的积极作用。

## 从红色经典中汲取精神力量

源于周立波亲身经历的人物和故事，冒着热气来到读者面前，也润物无声地推动思想进步，这正是《暴风骤雨》超越一般写实作品之所在。

经典的力量历久弥新。上世纪50年代，《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奖金数额非常可观。周立波和林蓝希望这笔奖金像《暴风骤雨》一样发挥更大作用，于是将其全部捐献给国家。最终，这笔捐款为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购买了数十万册苏联文学名著《普通一兵》，激励战士们英勇作战、夺取胜利。几十年后，有志愿军老兵把这本上过战场并被一直珍藏的书，回赠给周立波以示敬意和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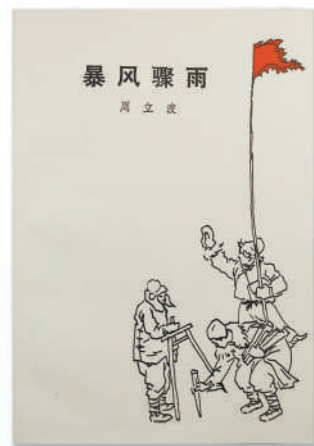
1956年，连环画《暴风骤雨》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生动的情节有了更直观的表现形式。之后，由袁阔成演绎的评书《暴风骤雨》，通过广播走进千家万户。上世纪60年代，由林蓝担任编剧、谢铁骕执导的电影《暴风骤雨》上映。演员们都亲历土改工作，电影呈现出浓厚真实的生活气息，于洋饰演的肖祥队长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直至近年，《暴风骤雨》被改编为电视剧，让如今的观众走进那段历史。

今天，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不会忘记万丈高楼起于平地，不会忘记老一代革命者和建设者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壮举——这些壮举值得后人不断回味，不断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讲师）

左上图为电影《暴风骤雨》海报，下图为小说《暴风骤雨》封面。

制图：赵德汝



能吃橡子面和野菜，甚至穿不起裤子，条件略好的，一日三餐也只有苞米碎粒和咸菜。我们的父亲周立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小说聚焦土地改革运动，描写了元茂屯村民在土改工作队带领下，夺回土地、当家做主的故事。

经过半年不懈努力，当地土改工作接近尾声，周立波夫妇离开元宝镇，调往哈尔滨。林蓝提议，可以把参与土改工作的经历写成书，为后人呈现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社会变革，周立波欣然同意。由于写作不在事先计划之列，几个月的农村生活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但是周立波对土改工作记忆犹新，同事们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亲身参与的农民生活更是不曾淡忘，火热的土改工作已经为创作积累了大量鲜活的素材。

虽然如此，仅凭记忆描写这场巨大变革显然是不够的。为此，周立波专程回到元宝镇，收集了3麻袋之多的材料。格外幸运的是，林蓝做了不少土改工作笔记，正好派上用场。小说中广为人们称道的《分马》的情节，就是基于这些日记材料创作出来的。

为了又好又快地完成小说，周立波在上级领导支持下潜心扑在写作上，仅3个月就完成小说上部，于1947年12月起在《东北日报》连载。随后，他用6个月写出下部。一部生动反映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文学经典由此诞生。

## 以通俗明快的语言再现时代壮举

《暴风骤雨》重点描写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过程的跌宕起伏、艰辛复杂。土改工作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改变人们落后的思想，这在当时谈何容易。对元茂屯不识字的农民来说，任何新思想都必须通俗易懂，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工作队以满腔的热情和集体的智慧发动群众，让农民知晓自己的利益，清楚其中的道理，从而与旧思想、旧观念

## “这里边有元宝村的未来”

张宝全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是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元茂屯的原型地。1968年，我从老家山东到这里投奔亲戚，从此扎根这片黑土地50多年。

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是来元宝村之前。小说里元茂屯的村民在暴风骤雨中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成功进行了土地改革。小说描绘的人物、场景、故事情节，让同样出身于贫苦家庭的我感到身受。特别是“赵光腚”赵玉林这一角色，全家没一件完整衣衫，“他一年到头，顾上了吃，顾不上穿，一家三口都光着腚”，这是过去穷苦日子的真实写照。如今，赵玉林原型人物的曾孙赵雪春，是村里一家铅笔厂的车间主任，他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他和妻子除了在村里工作，还耕种着家里的10多亩地，每年收入超过10万元，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赵光腚”后人的勤劳致富，是元宝村从一

穷二白走向“亿元村”的缩影。这里的村民，都有着小说人物那般的质朴勤劳，都在为着好日子不懈耕耘。经常有人问我：“元宝村发展的秘诀是啥？”我的回答就10个字——“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无论是小说中所描写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元宝村集体经济实现快速发展，都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生动写照。

我几十年的经历，见证了元宝村跟党走脚步。小说中的萧队长始终是我精神上、行动上的榜样。他踏实为民、讲究策略、处变不惊、团结带领村民完成土改，站起来。我的志向是接过接力棒，让元宝村村民过上好日子，富起来。1983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辽阔的黑土地上，村民们的干劲空前高涨。1985年，元宝村人均年收入已从1977年的42元提升到近500元。当时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我，觉得

不能满足于此，要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才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在村办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我还曾意外收获《暴风骤雨》对元宝村的“恩惠”。1987年，通过挨家挨户动员，元宝村集体集资54万元建起了村卫生筷子厂。我背着马扎，带着煎饼，坐着绿皮火车走遍大半个中国推销我们的产品。上世纪90年代，村里开始发展铅笔产业。记得有一次去上海的贸易公司推销，自报家门后，这家公司的老板一脸茫然。“就是《暴风骤雨》里的光腚屯！”我灵机一动，这样介绍道，对方恍然大悟，竟和我激动地探讨起小说内容，生意也随之谈成。没想到取材于元宝村的《暴风骤雨》，凭借深入人心的经典力量，反哺了这个村子致富。

从那时起，我更加珍惜小说给元宝村带来的“金字招牌”。这块招牌不是物质上的金

银财宝，而是为了美好生活不懈奋斗的精神力量。从曾经的“光腚屯”到现在的“亿元村”，美好生活是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村里的产业办得越来越红火，精神富起来，文化活起来渐渐成了村民们的心中所盼。2003年9月，元宝村开始筹建《暴风骤雨》纪念馆。在急需纪念物品时，周小仪向纪念馆捐赠了周立波的珍贵遗物。经过两年筹备、布展，2005年纪念馆正式落成开放，不仅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小说及其表现的土改历史，更传递出红色经典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元宝山上，林木茂盛，松涛阵阵。村民们说：“这里边有元宝村的未来。”

（作者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党总支书记，本报记者刘梦丹采访整理）

当前，新的文艺生产方式、新的文艺形态不断涌现，文艺新现象、新思潮层出不穷，亟须具有穿透力和阐释力的文艺评论提供正确认识、发出权威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评论是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为适应新时代文艺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近期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明确提出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

一部热门电视剧观众众多，评说纷纭，好在哪里，差在何处？围绕“流量艺人”新闻不断，这类现象怎样产生、如何看待？数字化趋势愈加明显，对文艺生态、文化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顺应趋势、趋利避害？……持续追踪，及时回应这些文艺话题，不仅是文化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重要课题，更关乎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和精神世界建构。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事关创作方向、审美风向、价值取向，至关重要。

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首先要把稳正确导向，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文艺作品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往往以艺术的审美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现实和人生的看法。站在什么立场，主张什么价值，秉持什么态度，都有意识形态属性。有的作品歌颂英雄、高扬正义、倡导平等，应当给予肯定和鼓励；有的作品虚无历史、宣扬拜金、渲染暴力，违背社会价值底线，必须予以坚决批驳；有的作品本求真向善的态度，探讨变革时代的人生、社会、未来，进行艺术探索创新，需要关心包容和深化讨论。这类评判难度更大，也更凸显批评的价值和功夫。总之，文艺评论中，价值判断不能缺席，目标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不为低俗、庸俗、媚俗作品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审美差异是客观评价文艺作品、把握文艺现象、文艺思潮的基本前提。这就对文艺批评者的阅历、眼光、水平提出了要求，只有博学、博识、博识，才能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和文艺现象时入乎其内、发而中节，不至于用狭隘的个人好恶来评判文艺作品的艺术光谱。当然，既要尊重审美差异，也要重视审美标准，这没达到这类创作的“金线”，突破在哪里、不足在何处，多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对此看得准、说得透，才是有效有益的文艺批评。

发挥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作用，关键在文艺评论的话语能力建设。评论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读者、好观众，在大量阅读、观赏、鉴赏基础上锤炼敏锐的审美感受力；评论者还要能够站在创作者的立场，体会创作的甘苦，感悟创作的要领和规律。但评论者毕竟不只是好读者、好观众和创作者的知心人，更是话题的设置者、讨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文艺评论文章的创作者，在文艺洞见的提炼上、审美判断的阐述上，都要高出一筹，做到话题吸引人、行文抓住人，思想启发人。

当前，新的文艺生产方式、新的文艺形态不断涌现，文艺新现象、新思潮层出不穷，亟须具有穿透力和阐释力的文艺评论提供正确认识、发出权威声音。文化产品空前丰富、舆论环境复杂多变，加之传播的分众化、趣味的多元化，都给达成文艺对话和审美共识带来难度，这种情况下，实践“批评精神”有挑战，更有必要。文艺评论者要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坚持说真话、讲道理，坚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为文艺繁荣发展厚植肥沃土壤。

文艺评论